图书中的共和国史

新中国“简史”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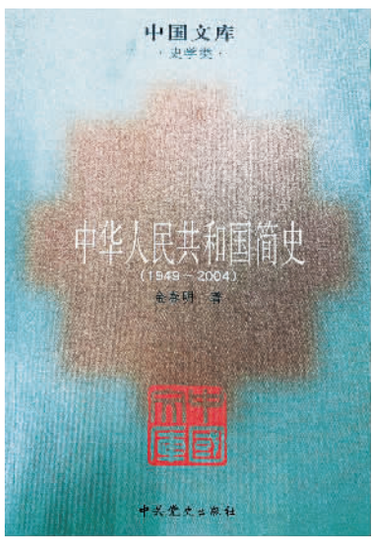
□ 冉　昊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下称《简史》），语言简明流畅、表述严谨、篇幅精干、可读性强，没有佶屈聱牙的大道理，都是深入浅出的平实表达，对中国当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应错过。该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曰“简”。“简史”，就得简。这却是最难的事情。高度的提炼和归纳，这恰恰是最考验著者本事的。所谓“简史”，并不是写起来“简单”，而是比一般著作更费事，因为至少多了一道重要工序，即“化繁为简”——搜集材料，再把这些材料提炼归纳，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出来。所以，历来优秀的“简史”，往往是大家所著——用句时髦的话，一般人“hold”不住，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著新中国的《简史》尤其难。这段历史是很多在世的人亲身经历过的，要在政治上站得住脚，还要保证客观性。

这部书从初版至今凡20年，仍经久不衰，殊为不易。《简史》20多万字，把新中国诞生到2004年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中不多一句废言，又行云流水、娓娓道来，足见金教授的功力不菲。



金春明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二曰“新”。凡事都有辩证性。“简”意味着精炼和精华，但把握不好会平淡寡味。《简史》却能“简”中出“新”，展现出作品本身独树一帜的风格，有着自己的叙事脉络。该书有别于其他新中国历史著作的最大“新意”，就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进行背景分析，从而使读者明白，历史事件绝非孤立的存在，不能简单粗暴地下判断。

三曰“细”。这部《简史》不是简而化之、大而化之，不是“大勾勒”，不是“粗线条”。“简”中出“细”，不放过细节刻画，以突出历史事件的特征。

比如谈到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即将宣布新中国成立时，作者笔锋陡转，“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红旗飘卷，队伍静候”，“他的肩膀和胸膛微微起伏一下，于是，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的声音便如隆隆春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滚而过……”

这一刻，伟人的感慨、典礼的隆重、声音的豪迈，在这短短几行白描般的叙述中，全有了。对这些细节的描画不吝篇幅，也可算作金教授笔法高妙所在了。

四曰“情”。《简史》对待新中国的历史是严肃的，对待历史的书写却是“动情”的。这种“情”，一方面是作者写作过程中个人感情的倾注。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再版时，觉得“自己为写书而付出的艰辛劳动得到了承认”，才会“既高兴，又紧张”。如果没有感情的投入，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另一方面，是对这段历史本身有自己独到的评判。

虽然书写的历史是客观的，但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得到作者“黑”“白”分明的价值取向。作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等整个新中国发展历程的中共党史专家，金春明在本书末尾表达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体会这位革命老人的拳拳之心，我们会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发展环境和局面。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作结

□ 小　章

10月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丛书发布会暨中国文学批评70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旨在反思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撰写《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提出，文论强调判断、批评，如何与史相结合是个难点。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表示，他对《当代中国戏剧批评史》的写作过程，就是在梳理戏剧批评在70年戏剧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1949年前影响中国戏剧的主要是传统和市场，1949年后，用外来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本土艺术活动，批评对于创作的干预十分强大，这一体制改变了戏剧的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评价说，丛书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作一小结，具有独特性。书写的过程中，作者们重建了新的知识体系，在观念史和档案史中找准了坐标，具有平衡性，在构造知识史的过程中努力对文学批评的现场做一种文化阐释的回应，具有反思性。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下的子课题。分为《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当代中国散文批评史》《当代中国外国文论接受史》《当代中国戏剧批评史》《当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史》《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和《当代中国电影批评史》10卷。

丛书于2015年启动，2017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立项资助，2018年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认为，丛书结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果，对1949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试图重塑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精神，展现了当今学术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9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新鲜出炉

本报电（魏　微）11月5日，2019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评选在京举行。分为主题出版、历史、社会、语言文学、生活新知、艺术、思想7部分的109个品种图书入围候选书目。最终，除《我和我的祖国》获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出版特别推荐图书外，《用心：神经外科医生沉思录》《拜占庭帝国史》《维特根斯坦文集》《精神的力量：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权力优势》《舍斯托夫文集》《史记》（文白对照本）《梅耶荷德谈话录》《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三国演义〉：历史的智慧》成为今年的十大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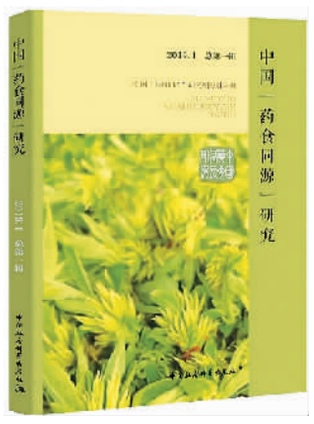
与会专家认为，今年的参选书目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特色，在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指引。《史记》（文白对照本）等兼顾古籍经典与大众阅读的双重需求。《了不起的动物乐团》《脂肪的真相》等新知科普类好书让读者在书中博览中国与世界的生命传奇。《西神的黄昏》《从一到无穷大》《科幻中的物理学》把艰涩的科学知识表达得“比小说还要精彩”。此外，《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等从艺术、科学等方面展现中国之美；《甲骨春秋》《中国濒危语言志》《陕西方言集成》《汉字民俗史》等表达了商务印书馆在语言类图书领域的文化使命与家国情怀。

“药食同源”研究成果出版

本报电（张旖轩）近日，中国“药食同源”研究成果在京发布。研究成果日前已结集《中国“药食同源”研究》（2019.1总第一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食疗是中国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预防疾病方法。通过食疗，人们可以强身健体，提高身体抵御各种疾病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强在发布会上指出，“药食同源”不是简单的饮食疗法，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哲学智慧的结晶。药即食，食即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体现中华民族看待问题的广阔视野，不是以一种机械的物理观对待生活，而是充分意识到不同事物之间普遍的联系。如今国家鼓励非药物非手术治疗，近年来国家卫生部门陆续公布了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110种物质，即“药食同源”物质，中国“药食同源”产业化发展渐成规模。



带书远行

□ 张新文

算不上轻狂，但中年之后还是喜欢一人独自远行。除了洗漱用品之外，能够伴我前行的依然是书。

至于出行的方式，轮船和火车是我的最爱。作家汪曾祺在小说《露水》里说人生有三慢：钓鱼、等人、坐船。在你还没缓过神来就物是人非的今天，有时还挺怀念慢生活的日子的，比如坐轮船。

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因为胆结石住进市里医院。我们兄妹几个都在读书，谁也不能一直待在医院里，所以就轮流去市里照顾母亲。中午12点从家乡坐上轮船逆流而上，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能到达市里。一到船上，我就会花几角钱买一本《广州文艺》，虽然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但当时被里面的小说深深吸引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会通过旋梯到最上面的露天平台，两岸风景过，蓝天白云飘，轮船徜徉在流水里，我则沉浸在氤氲着墨香的书本里。

据说，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里有废弃的小火车，很多人设想集体花钱把它修好，没事的时候，带上妻儿和书本，就在森林里和树纠缠、对视、守望。我很佩服他们的奇思妙想，坐火车我自然还是钟情绿皮火车，慢就慢吧，有节奏的晃荡声，就像一个生命体在不停地喘息，表达着生命的存在，岂不也是一种幸福？

记得那年去深圳，南下的人特多，肩膀扛着的，头上顶着的，都是被塞满物品的蛇皮口袋。火车鸣叫着吐着黑烟，吃力地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坐在车窗边的我，看书累了，会把目光移向窗外，绿皮火车像个巨蟒，悠哉悠哉地爬行着，沿途的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旅行，仿佛终点已不重要，为的就是一路风景一本书。到了深圳，深南大道是必去的，在小平巨幅画像前留个影，接着便去书城读书和淘书。

去年应文友邀请，本来计划是去湘西的凤凰古城的。由于现在的高铁动车速度太快，使得我改变了计划，中途落脚于湖北的荆州。因为我这次旅途安排是重读《三国演义》，我要看看刘备借去又被关羽大意丢失的地方，倒是怎样一个风水宝地。到了荆州，可去的地方很多，我选择了博物馆，文物也是书，文，乃华夏智慧的结晶；物，乃厚重文化底蕴的积淀。当我到达凤凰古城时，已是黄昏独自愁，夜色阑珊风兴酒，友人情切，觥筹交错，醉他一次又何妨，今宵酒醒何处？江岸处，万家灯火……

第二天，我们去拜谒了文学家沈从文的墓地，也算是了却我的一个心愿。崇拜他的人，原来是从崇拜他的文字开始的。这恐怕也是书所独有的魅力所在吧，它不需要召唤，只要你靠近它，它就会无限地亲近你，与你心贴心地畅谈和交流，你和它似乎是旧友、是故知、是割舍不下的亲人……

沉迷玄幻无益

□ 许民彤

前不久，著名作家阿来携新作《云中记》做客广州购书中心，揭秘自己的日常写作生活，并给年轻人提出读书建议：玄幻、穿越、盗墓之类的书要少看，多看无益。青年朋友应该追求“有难度的阅读”，不要在“玄幻、穿越、修仙、耽美”等类型文学中耗费过多时间。

阿来表示很担忧：“文学让人关注现实，增长介入社会的能力和洞察能力。年轻人老是读那些玄幻、穿越、盗墓等类型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面对社会、生活的勇气……有些年轻人就是爱做白日梦，生活当中的自己可能很渺小，穿越一下到了宋朝就变成公主了，其实这就是一种逃避。短期来说，做做梦并没什么坏处，但是长期来看，就会有逃避压力的倾向，我希望他们的这种时期早一点结束。”

不能否认，玄幻、修仙、穿越、盗墓等，是如今网络上最流行、最吸引年轻读者、具有高阅读率的网络文学小说题材。这类网络文学，在商业化模式的影响下，情节设置引人入胜，就像说评书一样，关键时刻总是且听下回分解，让人欲罢不能。读这种网络文学小说不需要太多思考，年轻人往往把阅读这类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消遣、一种娱乐。

玄幻、修仙、穿越、盗墓等这类作品的内容、题材和审美趣味设置，主要针对年轻读者，它们作用于年轻人心理上的无意识或下意识，通过这种催眠力，唤起和产生“白日梦”式的幻想或幻象，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我们知道，心理学上有所谓“白日梦”，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便脱离实际，想入非非，把自己放到想象的世界中，企图以虚构和错构的方式应付挫折，获得满足，找到寄托和发泄……阿来告诫年轻人“玄幻、穿越、盗墓之类的书要少看，多看无益”，批评的正是这类读物给年轻人带来的“麻醉”“虚幻”的作用。

这些“玄幻、修仙、穿越”的作品，虽然很有趣味与想象力，但更多满足的是浅层次心理。它们远离时代、远离现实生活，与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能够交融在一起的东西太少，与读者真正实现内心交流的东西太少，也不能充分调动人类所有复杂的情感……沉湎其中，不仅会使青年在美学、文化、人文、精神心灵上失去涵养机会，而且从负面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人生选择、生命意识。总想着天上掉馅饼，梦想着某天可以穿越摆脱现实的困境，就不能脚踏实地用双手获取幸福生活。

“玄幻、修仙、穿越”等图书，内容具有消费化、泡沫化和空心化的特点，如果热衷于此，我们阅读的深度是不够的，阅读的视野也是狭窄的，长此以往，将会打消我们对那些拯救心灵、触动灵魂、点燃生命、教化智慧、振奋精神意志的文学阅读的渴望与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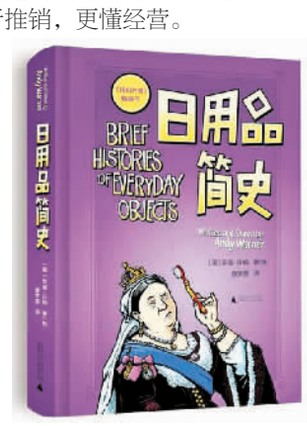
·读者之声·

关于日用品的历史溯源

□ 彭忠富

牙刷是最常见的日用品。古人清理口腔和牙齿用手指和柳枝。敦煌壁画《劳度叉斗圣图》中，画有一和尚，蹲在地上，左手持漱口水瓶，用右手中指擦洗前齿。到了南宋，城市里已经有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数行，上植马尾，称为刷牙子。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诸色杂货中有刷牙子。”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牙刷为秦代青铜牙刷。早在16世纪之前，中国发明的牙刷就已经出口到欧洲。只是由于价格昂贵，普通人消费不起而已。

在欧洲，牙刷是由英国皮匠威廉·艾利斯于1780年在伦敦首先发明的。因事入狱的艾利斯和大多数囚犯不同，善于思考问题。一天清晨，他正按通常的方式用小布片擦洗自己的牙齿，突然想到：假如用一把小刷子来刷牙齿，是不是比用布擦牙齿更方便更有效呢？这天夜里，他把一根肉骨头磨成细棒，在上面钻了些小孔，然后将从狱警那里要来的猪鬃一束束地插进小孔，并将它们修剪整齐。就这样，欧洲的第一把牙刷在监狱里诞生了。离开监狱后，艾利斯办起了自己的牙刷厂，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人们都愿意用牙刷来代替原先的小布片。不过，艾利斯不算是牙刷的发明者，他的贡献在于将牙刷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并平民化。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美国著名漫画家安迪·沃纳历史漫画书《日用品简史》的中文版，该书围绕生活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小物件，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历史回溯。里面有牛仔战争、疯狂的化学实验、圆珠笔引发的“暴动”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冷笑话。在厨房、浴室、办公室、酒吧、杂货店以及我们每天都会经过的地点，屡获殊荣的安迪·沃纳追踪了那些我们忽略的、认为理所当然的，但实际却令人惊奇的、有时还有些复杂的历史。比如一位瑞士工程师遛狗时发明了粘扣，一位德国家庭主妇撕了儿子的作业本制造咖啡过滤器。你能从一柄牙刷、一个马桶、一枚曲别针或一张纸的角度，了解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谎言如何成为传说、贸易路线的春天和帝国的兴衰起伏。

安迪·沃纳的漫画故事虽然简短，却都像寓言一样具有力量。我们能从这位机智的漫画家的作品中获得大量知识，并感受到他的幽默和对创作的热情。在安迪·沃纳关于《洗发水》的这组漫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洗发水大亨莎拉·布里德洛夫的故事。不到8岁时，莎拉的父母离世，她不满14岁就嫁人了。18岁那年，她生下了女儿，随后丈夫也去世了，莎拉成了单亲妈妈。后来，莎拉改嫁给商人沃克，并随夫姓成为沃克夫人。沃克夫人曾经当过安妮·马龙的销售代理，贩卖洗发水。后来，沃克夫人决定售卖自家配方的护发产品，她组建起一支黑人女性销售队伍，穿上统一的工作装，做好发型，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护发产品，结果大受欢迎。沃克夫人去世后，被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靠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女性。而洗发水的发明者安妮·马龙也紧随沃克夫人的脚步，成为了百万富翁。两人之间的差异在于，沃克夫人更善于推销，更懂经营。